



韻語陽秋卷第五

丹陽 葛立方 常之

永和 中 王羲之 修楔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群賢畢

至少 長 咸 集 序 以 謂 雖 無 絲 竹 管 絃 之 盛 一 觴 一

詠 亦 足 以 暢 叙 幽 情 則 當 時 篇 詠 之 傳 可 攷 也 人

觀 羲 之 謝 安 謝 萬 孫 綽 孫 統 王 彬 之 疑 之 肅 之 微

之 徐 豐 之 袁 嶠 之 十 有 一 八 四 言 五 言 詩 各 一 首

王 豐 之 元 之 蘊 之 漁 之 郗 曇 華 茂 庾 友 虞 說 魏 滂

謝 繹 庾 蘊 孫 嗣 曹 茂 之 華 平 巨 偉 十 有 五 人 或 四

言 或 五 言 各 一 首 王 獻 之 謝 琨 卞 迪 卓 旒 羊 模 孔

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綿華者謝藤王假呂系呂本
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
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一死
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
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爾
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淶水濱寒閨無
寓目理自陳大笑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
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
與元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
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

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
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
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
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
蓋謂獻之等發也

正觀中尚藥求杜若勅下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貢之
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悞郎
官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予觀屈平
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謝朓詩乃用九歌語晉書
天文志即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依烏郎府是也

曹官徒知謝朓詩而不知有九歌徒知即官上應
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劉禹錫嘉話錄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近欲押一
錫字六經中無此字惟月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
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
官酒重於錫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
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夏曝之日中經旬不
壞當時謂之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
渠傾白墮石林避暑錄云若以白墮為酒則醋浸
曹公湯燭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為
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携妓
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
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旻與呂
渭等鑑湖聯句有興裏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
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
室臨瀟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
東山東坡有游餘杭東西巖詩註云即謝安東山
所謂獨携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

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
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
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
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絕
云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
誰家我今携謝妓長嘯絕人群欲報山東客開關
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陳軒乃錄此詩
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擬耶南史載宋劉劭經始
鍾嶺以為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遠有兩東山矣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湮漫

無聞之歎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
吳興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
李適之窪尊在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語
云茗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
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
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東陽峴山去東
陽縣亦三里舊名三丘以朱商仲女素有時望自
謂必登台輔忽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
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
二峯相峙有東峴西峴唐寶曆中縣令於興宗結

亭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詩云新開潭洞疑仙
府還寫丹青到雍州即其所也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
云少年操筆坐中庭不其人章頌自輕聖世選才
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
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帛倡
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鄉因筆墨卑於爾
雅注魚虫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
寧四年既預政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
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

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學為文者惟務訓釋而不
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為
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
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
云少年辛苦校虫魚晚歲彫虫耻壯夫自是諸生
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杜皆投筆地下
班揚亦引車唯有少人自能鉅叟靜中吟撼白鬢鬚
蓋芸叟自謂也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
異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翱行

狀謂為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正元
十九年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
按文公集宮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
以謂京師旱民饑詔賜私戶有司征求反急愈與
同列上疏言狀為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予考
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
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
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
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
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閭下者又云今年以來不

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
貴老姦宿賊銷縮摧沮疊疊百餘言皆叙其歌慕
之意其後實出為華州又有書云愈於久故游從
之中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既為實所讒
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同官盡
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覺離又岳
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得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
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任文未
拔崖州幟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
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婦日眉方

開又有求正行以快任文之貶其末云即官清要
為世稱荒郡僻野嗟可矜具書日見非妄徵嗟爾
既往宜為懲則知陽山之貶任文之力而劉柳下
石為多非為李實所_也

長慶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第李翱行
狀載屬纊之語云伯元德行高曉年止四十二某
位為侍郎年出伯元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
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翱祭文曰人心樂
生皆惡其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
於中張藉祭詩亦曰公有曠遠識生死為一及當

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余愛蓋
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故於生死之際
超然如此宣室志載威粹骨絕國世與韓氏為仇
神人以帝命召公計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之未
幾而愈卒公神道墓志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
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
_{所為乎}李肇國史補謂伯元華山絕頂度不可返
至於發狂慟哭今觀易實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不
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

所作疑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觀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阻為西狩文彙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為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

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為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爾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

石林詩話載元豐間東坡以舉為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且云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何得章子厚從而解之遂薄其

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
王禹玉以歲寒惟有蟄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
解遂釋予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其所
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子由
極口見戒反復甚苦其強狠自不以為然又云異
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
相哀者唯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
救卹之真與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
之力為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曆中蔡君謨

為福建漕吏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
製密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
文昭所謂莆陽學士蓬萊僊製成月團飛上天又
云密雲新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
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
貢特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修貢則兩守相會
山椒有境會亭基尚在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
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是已然又云開
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於
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八蒸之護之香勝梅研

膏架勤聲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
摧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為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
陽羨不復研膏祇謂之草茶而已

張籍嘗勸韓愈排釋老不於著書而愈以謂化當世
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未至至之未能也
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外集有愈荅候生問論語
書云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
合之愈既死籍祭詩有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
則知愈晚年嘗注論語未訖而絕筆小說載愈子
昶為集賢校理有金根之撫則未必能卒父業所

望者籍湜字爾籍祭詩曰為文光見草又云公比
欲為書遺約有修章愈將死亦喻湜曰死能令我
躬所以不磨滅者惟子是屬則所望於二公至矣
惜乎此書不全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
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
君子豈以書自名哉時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
胷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
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
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

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視無計遂俱入井所謂胭脂井是也楊脩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惶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胭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

淚痕所染心欄上刻後主事跡八分書乃大曆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戒哉數字其心題刻甚多往往漫滅不可攷寺即景陽宮故地也以井在焉好事者往來不絕寺僧頗厭苦之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漢猶能致萬金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詠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

而金章不應用赤紱人皆以為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為三品之服緋為四品之服淺緋為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梁天時為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表即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勲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即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棄白

途窮乃叫閤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鴨路隨水到龍門舊注陳希烈韋見素為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為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乃為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世人論淵明自來初以後不稱年號祇稱甲子與思悅所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

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久
革命絕景窮居正風變俗愛感懦夫箕子云去鄉
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
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老人時為正夫由是觀之
則淵明委身蓬巷并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
以耻事二姓而然耶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謂失本惠而傷吾仁固
也或又咎帝短喪為傷於孝予觀遺詔率皆言為
已損制未常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
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云

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導以為常則咎不在文帝
矣而王荆公詩云輕刑死人衆喪短生者偷仁孝
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死人衆則固然矣短喪
生者偷則似誣文帝也

韻語陽秋卷第六

冊陽葛立方常之

老杜卒於大曆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
觀其獻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
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
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
三賦帝竒之待制集賢院誤矣其後又進西嶽賦
序云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
乙丑封泰山至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
西嶽賦在天寶十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

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
追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末句云揚雄更有
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
獻西嶽賦時也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
鄒衍復齊來予考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止云昭
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
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黃金之名上谷郡圖
經乃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
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為名皇甫松有登

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
顏使我千載悲其跡尚可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將食子徇軍功骨肉且
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
孤獸猶不忍况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
忍於麇故魯直懷荆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麇樂羊
終媿巴西陳無已啓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
於放麇亂世之雄疑於食子是也然屬麇於秦西
巴孟孫也非中山相也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
假作孟孫用無已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為巴西

亦誤矣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
姬如陳媯楚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
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
謂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
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王僧擇為姬
人怨詩所謂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江摠為姬
人怨服藥詩所謂妾家邨鄴好輕薄特念僂童一
丸藥是也

聖相上字姬名書如州縣之縣者官架也若州縣之

縣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
日獻終襲吉即官廣宴堂設象筵寔宿金孫沈約
侍宴詩曰回鑾獻爵從金委奠肆士辨儀胥人掌
縣二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
眉州詩云家憂方休村皇慈更徹縣則當作平聲
押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九
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
辨大招而為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
也今楚詞之目錄以是篇併注屈宋然九辨之序

正橋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
謂景差作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
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為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
逸之言何所據耶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
陽王璉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
負東昏何取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是筆誤爾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
所謂祭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
非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

皆有囊綴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
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其荷之荷乃負
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着紫荷囊相
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囊簪筆
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囊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
着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不知晉書荷紫
之義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
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
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

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
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
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
孫訓亦作詩云且奭康世功蕭曹佐時俗大率追
儉之意而為之後官亦至侍中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問得詔震汗
不引決祖雍請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決使
者許之而八 元季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
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君妻子咸異域別之問

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
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
豈史之誤歟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
眉不想西家樣餒腹還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
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
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
留別詩乃云絳蠟燒殘玉笋飛離歌唱徹萬行啼
他年一舸鷓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似與寰宇記
所言不同豈為韻所牽耶

杜子美栢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為栢耆又以為正節按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當是有功於蜀者方是時段子璋反於上元徐知道反於寶應而正節為邛州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杜集又有栢學士茅屋栢大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謂正節之居然詩中殊不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為學讀書爾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疑是邛州立功之前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例又以愈薦為國子博士東坡所謂汗流湜籍走且僵滅沒倒京不可望者而籍作愈祭詩乃云公文為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為韓張何耶

張籍送區弘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為陽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遷法曹子隨至荆門韓人為博士崎嶇從羈輪觀其游從之夕疑得於韓者深也然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籍湜之列何耶韓集有送區弘南歸詩云我遷於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彛訓或

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斤引纏微雖有不
逮驅駢駢觀此數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
道之資盖有所未至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
勿脂韋業成志立來頽頽其誨之者至矣集中又
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證云冊即弘也未知孰據爾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
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
為公孔子不為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
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岩岩後云天公恠兩
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

白晝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僊莊謫乃其游
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為一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
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
孟郊輩爾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審公告天公
之言甚其辭以讚一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落岩
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
孟各居天下方爾未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
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
不成龍歸來伴九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相

如蓋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於仕進者。然當時慢悔力士略不為身謀，旋致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廷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白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每以相如自比，贈從弟之遙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欲論文章。章贈張鎬曰：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白自比為相如，非止一詩也。

杜子美褒稱元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

兩章對秋水，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浮朴億天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為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為祖，以元氣為根，無乃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妻，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人以新聞舊不能至白首，故以為名。余觀張籍白頭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

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
云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
憐影其語感人深矣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
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
憐伊惜紅顏美女年則是言男為女所棄而作與
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矣

老杜當干戈騷有之時間關秦隴負薪採稻舖糶不
給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
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
西宅百花潭北柱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

寶應年者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
魚依密藻宿鷺起圍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
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楹本於何少
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
乞果栽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
而為詩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
堂賞不到則戲而為詩曰為真王錄事不寄草堂
賞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
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
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

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則
曰尚念四松小蔓章易拘纏送韋即歸成都則曰
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
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端每致意如此及成
都亂定再依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
忍竟捨此復來雜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疎
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
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
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
草堂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閣三年公

詩所謂三年奔走

則安居草堂者僅

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以償其經營往

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數百
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為不
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韓退之作李干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
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為而退之
乃躬自陷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黃
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
奴下潦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屠自笑未竟

人復吁蓋為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自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山谷在貶所曾公袞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袞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都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韻語陽秋卷第六

五言古詩
五言律詩
五言絕句
七言古詩
七言律詩
七言絕句

